磚甓飾以丹堊功業成矣惟　先師之廟方議悉力從事而侯則以解任明年公之令子黎侯踵至乃捐俸具木石之費重新　先師享殿並增祭器廟貌日嚴釋奠有所不踰月而訖工非二侯能敬神供祀約已省費斯廟之凌震未已殆非所以妥神靈動觀聽也今兗州所隸不下百城而黌校之飾未有若斯者此而不紀其何以風後願公一言勒之於石非惟彰二侯之休郎文輝暨諸生與有榮觀矣民表竊惟古聖王建學之義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其本在於教化而不繫於禮樂之隆殺其志在於明信而不在於物之多寡其務在於講習而不期於室之崇卑故煩則失之瀆吝則失之陋樸則失之野未可以議一獻之禮而況於通幽明之故乎明興天下莫不有學其制度儀物視其郡邑之大小而禮樂疏數之等頒行於有司者盟府之典章在焉惟陶分於齊魯宋衛之間爲吾夫子轍跡之地而門弟子紘歌之邑孟子所謂去聖人之世若此其甚也爲政於其鄉者乃不能改聽易慮循習故常黌舍不葺籩豆不飾以墜先王之法紀蔑昭代之令典得無恧焉是宜斯廟之亟新也而邑之纓弁樂其有成也民表荒陋